

記纂淵海

十九



摠叙學問

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係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學然後知不足詭李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叩之以小則

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乎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

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並同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學則殆語為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顛子曰古之學者為已

今之學者為人憲問互入

子孔子謂伯魚曰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乎家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

而志不困憂而意不衰也宥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

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躰形乎動

靜學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並同

史范獻子曰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譚東方朔曰臣

學書三冬足用漢書游乎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塗覽

觀乎春秋之林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西漢言馬學之染

人其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晉

傳陶鑄神情啟悟耳目北史魏仲尼積學成聖唐書實

傳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

華也脩身利行秋之實也顏氏家訓

集看覈仁義之林班固如古含今無有端倪皇浦混

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謝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

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韓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

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

好學

經君子以自強不息易乾卦互見勉強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同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書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君夙夜強學以待問記儒有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辯

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中人一能之

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同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淇日就月將敬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語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伯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張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上

子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

華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孟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黃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

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

者一也鍾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

乘馬而造父精於御天下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荀君

子強學而力行揚身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君子競諸

明揚問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韋編三絕墨翟大賢

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圃倪寬帶經以耘鋤路生截

蒲以寫書黃霸桎梏以受業甯子夙夜以倍功子聞所

不聞見所不見揚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

誦有子惡卧自焯其掌蘇生患睡親錘其股以聖賢之性

猶好學無倦劉心若醉六經戎中

史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史孔子董仲舒耽學下惟

讀書十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前漢倪寬帶經而鋤同疊

疊不舍晝夜前漢張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西漢班固枕經藉

書西漢劉向專積思於經籍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

達旦西漢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後漢巨

光武正旦朝賀禮畢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詰義有不通

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後漢閉戶講誦絕人間事東漢耿昧爽擲梳坐於

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

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閒而作洋

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

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

有軀東漢延李固邠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

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

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邠子也通鑑

紀皇甫謐耽玩經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晉書車胤

家不常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

晉左思專思三都賦杜絕人事杜預耽思經籍為春秋

左氏傳集解自言有左傳癖同江泌隨月光讀書斜則握

卷升屋南李鉉以鄉里寡文集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北

本李邕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李嶠曰秘閣萬卷豈

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唐杜佑嗜學雖貴猶夜

分讀書柳仲郢嗜學嘗和熊膽圓夜嚙以助勤同陸龜

蒙勤學卷不去手新唐書

傳記褚陶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

卷中舍此何求世謙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也食其跖

數千而後足孫氏孫康家貧無油映雪讀書世錄李頻曰

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此夢瑣言劉向校書天祿閣夜

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乙之

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昔王嘉拾遺傳康衡勤

學無燭鄰有燭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西京雜記管寧隱居好

學藜牀半穿高士傳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

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王拾遺殷亮建武中為博

士諸儒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殷氏世傳

集諷誦詩書百家之言唇腐齒落服膺不釋選東方朔集

蝨映雪編蒲緝柳選葛洪筆耕為養選書禿千兔毫詩裁兩

牛腰李太白集白髮死章句同上朝馳驚乎書林夕翱翔乎藝

苑韓文復志賦互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

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

大不指焚膏油以繼晷常兀兀以窮年韓補首罅漏張皇

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古史散左右詩書

置後前豈殊書蠹虫生死文字間並同上平居雖寢食未嘗

去書怠以為枕食以飴口韓文公墓銘弋志書林咀風騷於七

畧耘情義圃偃圖籍於九流駱賓王屢益蘭膏燈猶研兔杖

墨元稹集耽嗜文籍注意鑽礪柳文鑽仰沈研僅於不窺園井

元微集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陶淵明集以道為飲以文為食歐

休集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劉賓客貫穿學問骨唐文粹退公猶

筆耕劉賓客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白侍郎堯舜癯瘠大禹胼

胝彼聖人焉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陸

望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陸

好字

本朝農馬智專吾不讓後山詩騷人思苦骨巖巖集

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東坡集尚有讀書清淨

業未嘗春睡敵千鐘詩徐鉉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

親隸書寫許慎說文一秩聖宋

親隸書寫許慎說文一秩聖宋

不學

經不學牆面書周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說文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李記互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語陽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孺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

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

夏為聖家語十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揚子凡薄之

徒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曾中無一紙之識不過

酒炙所謂冒于貨賄貪於酒食左氏所載不才之子抱朴

見不

史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

亡乎左昭十八互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

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吾

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國語互見秦有司奏太白罰

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苻生曰太白入井自

為渴耳何所怪乎通鑑晉紀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

得文牒辭訟惟作大喏而已通鑑百四十一北齊源師攝祠

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
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
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陳紀又見選典畧選人入等者六十四
人上召面試之張奭手持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
白唐元宗紀光不學無術西漢霍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
所見焉北史雷戶部侍郎蕭昺言丞嘗伏臘為伏獵嚴挺
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唐嚴浚傳李林甫
無學術時選人嚴迫判語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
郎韋陟曰此云狀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唐書臧希讓無學
術公卿間強引古言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道途得之發必
差謬為士子所笑同任園曰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
虛有表號為沒字碑五代史

傳記韓昶退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

昶以誤悉改根為銀字尚書故實互霍光無學不知一經

史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互見代筆張由

古無學業對眾歎班固文章不入文選眾對以兩都賦燕然

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唐溫庭筠李建勳巖相江

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

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

笑曰鵝冠子云五藏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曾懷有若

刀斧遂就架取小丹振拂以呈丞相乃鵝冠子也吳楷文

鱒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

字人饋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北齊黃門侍郎顏

本朝大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

之慶客視之掩口續世說

記纂淵海總卷第一百五十

好李

強勉

經君子以自強不息易乾卦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書周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記中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

之弗明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同上

子又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尺心上道雖迹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荀子鍥而不

舍金石可鏤荀勸李

史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

躰成則自然也通鑑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西漢董仲舒傳

傳記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戰國孫敬

嘗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楚國先賢傳

集策驚磨鈍陳子磨鈔重剗割策蹇再奔馳白侍郎无若泰

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惟川之不已乎柳文

偷墮

經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書盤中

人之性好逸豫注无逸弗為胡成太甲安肆日偷記表逸豫

無期詩白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語述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也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賈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衛靈公士而懷居

不足以為士矣憲問

子貢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可乎家語處身而常
逸者則志不廣同上一進一退六驥不致脩身其為人也多
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偷懦憚事無廉耻而嗜乎飲食
則可謂惡少者也並同肉腐出蟲魚枯生蠹忘惰忘身禍
災乃作李勤

史懷與安實敗名左傳二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左閔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左昭主民翫歲而揭日苦蓋切
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通鑑八十一相聚偷生若魚遊釜
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通鑑漢

集怠者不能修韓文
本朝坐弃時日臨筆硯生塵空度日亦染城

矯揉

北平十一

經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李註互

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
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

乎家語子純璞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圭璋莊子
紀渚子為齊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望

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莊子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性緩故佩絃以自急韓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

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荀勗枉木必得
槩括然後直鈍金必得礪厲然後利荀性玉不雕與璠不

俞實

作器揚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岷竹未斷則鳳音不彰子

吳竿質勁非箬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同侯

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侯自負之木則千歲無一輪韓

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子揚

史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牽持

駕服唯人之從西漢公孫洪傳治性之道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

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

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漸湛靜安舒者

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康衡傳金在礦何足貴善

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唐書魏謩傳

集刻方以為圜楚辭若金受礪若泥在鈞張茂先志詩木以繩

直金以淬剛必須砥礪就其鋒銛蔡邕勸學不自朱藍何遷素

絲之質晉王儉表木之性直匠者揉以為輪金之性剛工人理

以成器豈人事也唯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全由

訓習虞世南論刻意厲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皇甫

本朝唐太宗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

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正觀之治也范曄

博洽

經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易大畜好古博雅君子書君子之學

也博禮記博學無方則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語

子多聞曰博多見曰閑荀脩博學而詳說之子孟

史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

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

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左傳晉悼夫

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

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

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

諸朝師曠曰曾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

丈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杜註云亥字二畫

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也同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

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於會

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說文

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

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謹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謹貢楛矢石弩

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同莊子其學無所不窺本褚先生好讀外家

傳語史記東方朔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外家非止

司馬遷為太史令紬音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太史公其涉

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西漢班固天下方聞之士

所宗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沈淪典籍為儒

家文林後漢崔仲尼耻一物之不知晉張所觀弘博所習

弥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晉巨骨出吳隼集陳庭

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東漢謝晉

杜預朝野號曰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晉書王粲博物強

記問無不對魏志裴頠博學稽古周弼見而嘆曰若武庫

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晉書

裴

荀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

識其声及掌樂音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

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飴謂在坐人曰此

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晉書天

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

毛也出則天下乱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

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

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

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

有雉雒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

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声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

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声聞數里

晉書

4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

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

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

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矣矣惟斗牛之間頗

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劔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

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

寶劔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

曰欲岳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

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

常中有雙劔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

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劔光芒豔發

大益盛水置劔其上視之者精芒眩目遣使送一劔并土

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

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可復至不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去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湏吏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類此不可詳載焉 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符元達善識味鹹酥及肉皆別所由或人殺雞以食之元達曰此鷄栖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以為知味並同李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

六

六

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

乎唐書王元感為五經指南同殷踐猷博學賀知章號為五

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新唐書劉杳博綜群書沈

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南史王彪之博聞多識江

左舊事緘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同澄博覽無所不知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澄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及遺漏

數百十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曰陸公書厨也南史陸

劉孝綽子諒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南史朱异

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沈約曰鄉年少

何乃不廉异未達約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可謂不廉梁書房暉遠世傳儒李牛洪稱為五經庫隋書古

事問仲舒高今事問琳尚何疑唐書崔常爽為儒林先生

姓谷律那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唐書

傳記 揚雄懷鈔抱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西京雜記漢武

帝時未央宮殿前鐘無故自鳴詔問東方朔曰銅者土之

子以類言之子母感而相應山恐有崩移者故鐘先鳴三

日南郡上言山崩東方朔傳徐堅多識典故七入書府大曆

際遇摠括万殊包吞九府史通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

聞以成博識同上

集 并包書林揚雄長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杜收百世

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陸

賦 文李穰穰困倉稠韓文枯腸唯文字五千卷盧全凡自

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

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僻

奧旨靡不通達韓文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為詩范陽盧

鏗鏘鈞引貫穿李太倉小包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

記百五十一

不可知也揚雄藝邃六書李該七錄揚雄武庫則矛戟森然

文房則禮樂存崇

本朝 晏公所為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六藝太史公

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技之

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

紬繹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

之委曲莫不究泉奇書可李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

賴安世之默識東坡集互見強記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東坡李

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東坡詩

強記

史 漢武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

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西漢霍光問張千秋

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遺失

西漢張安世傳黃祖長子射嘗與林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

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

馳使寫碑校如衡所書東漢林衡傳林衡目所一見輒誦於口

耳所聽聞不忘於心同王起天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

新唐書費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奉目暫視已究其

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通鑑魏紀唐邕練習軍書

自督將以降勞效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

器械精粗儲蓄虛實靡不諳悉通鑑梁紀劉輿密視天下兵

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通鑑晉懷紀楊愔性

強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

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牡馬見我不下以方麴

障面我何為不識卿漫漢驚服通鑑梁敬帝紀王粲觀人圍碁局

壞粲為覆之不誤一道其強記如此魏志本傳王粲與人共行

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

一字同上朱桓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妻子悉識

之吳志本傳張華強記默識帝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

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

晉本傳唐太宗寫列女傳於時無本虞世南暗疏之無一字

謬本傳張巡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唐書本傳張巡初守睢陽

時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通鑑

唐肅宗蘇頌一覽至千言輒覆誦唐書本傳李邕自言讀書未遍

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李嶠驚試問隱篇隱帙了辨如響

唐書

傳記晉羅友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道陌菓竹

皆默記之世說開元中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

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七

過已通熟臺詞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張建章帛包麥屑置

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此夢

集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韓文

經目所涉莫不精詣唐文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

不忘也因誦于嵩所讀書尺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

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熟嵩又取架上諸書以

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韓文

丞後叔

本朝昔賢書曹娥碑後蔡邕夜闇手摸其文而讀之見詩山

張安道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得其詳

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東坡撰

記纂淵海總卷第一百五十一

庸淺

經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記李

子鼯鼠五技而窮荀勗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同上

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前漢夏侯

傳記屢舉舊事不知所出通史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同上

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

子即是著毛蘿菔院中學士向外說之蕭嵩聞之拊掌大

笑新唐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眺詩曰鵲起登吳臺

有人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

望平地樹如齊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齊又嘗見謂於

誕為夸 毗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顏氏家訓

集末學庸受張平子東京賦

蹈襲

代筆

經迹相祖述殆且百家孝經序

史襲者善為文奏或有請襲奏以千人者襲為作之其人

寫之忘自寫其名并寫襲名以進東漢葛試之日旁坐假

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新唐書舒元興上書馬周張嘉

貞代人作奏卒為名臣新唐書

傳記王維有詩名然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

嘉祐詩也李肇國昔漢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葛襲所

以進之不知改易姓名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且去葛

庸淺

龔見裴榮笑林漢桓帝時有人辟公府倩人作奏記笑林
不互見不出曾臆非由機杼史通

集迹相祖述杜公襲傷剽盜韓譎推古於詞必已出降而
不能乃剽賊後皆拍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韓愈

賦銘互襲蹈前人言句韓文樊紹紹窺陳篇以盜竊韓愈得
無假之人耶韓諱為文之士多漁獵前代戕賊文史挾其

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遽起金声玉耀誑聳聳之人邀
一時之聲雖終淪弃而其奪朱乱雅為害已甚柳集谷友人

本朝段成式父之蜀以雉兔遍遺幕府倩人為書帖祥符
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

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作
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謂神

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湘山野

醇正

經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孝經

子君子正而不它陽道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
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揚子淵

史非聖哲之書不好西漢揚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本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

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韓抑抑仲舒為世醇儒西漢孟
軻以荀况揚雄為未醇唐書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

障隄末流返利以撲剗偽以真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同
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韓學者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吐辭為經舉足為法
孟氏醇乎醇者也並同

駁雜

子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孟子告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荀勗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解行衢道者不至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千萬里淮南子孔子讀而儀秦行曰其矣鳳鳴而驚翰也揚子淵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修身

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史本谷永於書汎為疏遠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前漢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賈山傳謂若涉水獵夏侯勝通尚書從子建師事勝建又從五經諸儒問其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

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前漢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坡詩

涵養

經蒙以養正易蒙卦德潤身記大澡身浴德記儒心廣體胖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李記子養心莫善於寡欲孟子持其志毋暴其氣孟子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虛室生白莊子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楚䟽淪而心澡

雪而精神同齊心服形黃帝禮義文理以養情荀虛一而靜謂之清明同上

史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慶而

駁雜

順然後為得也亭傳味道之腴西漢班固叙傳嚙嚙道真涵泳聖

涯唐書文

集澄心清魄諸精垂思揚雄甘泉賦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然叔夜論養生神清氣茂允迪中和任彦昇表澡身玄淵宅心道祕

漸清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清虛靜泰少私

寡欲然叔夜論養生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文選行之乎仁義之塗游

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種

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田養其根而

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

光暉並同磨礪去圭角韓石鼎句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劉賓客

孕和含粹濯潤本根同以貞和陶其性白樂天神全而正氣

凝宇定而天光發饒集

本朝信於久岳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

記五二

甲一

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韓誠知寶玉璫與

難得而易毀故篋積以養其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

故封殖以待其長若此老如松柏不受雪霜槁直從毫末

中自養至合抱詩虛室清冷都是白靈臺瑩淨別生光邵

醞藉

經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易乾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詩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語不患人之不已

知同其在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長

史薛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前溫恭有醞藉百榮權德輿

醞藉風流自然可慕元和間為縉紳羽儀唐書張九齡體

約有醞藉帝後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不通鑑唐明

皇開元二十八年

本朝杜如晦以風流自命 孔帖

操脩

經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易卦君子以懲忿窒慾損閑邪存其誠輓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損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禮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禮大率性之謂道中庸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脩身則道立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並同姦声乱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躰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樂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記曰五、

五一

並同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語言寡尤行寡悔堯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李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滕克己復禮為仁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克伐怨欲不行焉隱言思可道行思可樂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上同

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勸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脩夫能正其視聽言

孟籍

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楊淵箠

集斧藻至德琢磨令範選詩序

戕賊

經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大傷其本枝從而亡記哀

子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羨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羨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亡之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六一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材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今茅塞子之心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同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其也孟子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隕無大雨不壞管子
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左昭元年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五十二

伐賊

頃刻不忘善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記樂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語子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衛靈子曰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

集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韓朝馳

驚乎書林夕翺翔乎藝苑好李入行之乎仁義之塗遊之乎

詩書之源並同

中輟

經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書旅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中

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

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

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

止吾止也語子罕

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弃井也孟子丘陵學山而

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揚李行

集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文粹

勇於為善

經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論語公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書泰當仁不讓於師語衛公見善如不及 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子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子孟鷄鳴
而起孳孳為善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且離婁下

史從善如流左上問東平王廙家王言為善最樂東漢本傳

好問

經好問則裕書仲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中不耻下問語

子入太廟每事問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泰伯

子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諶受書於李育學

詩於夏瑛問禮於閔子明正樂於霍叔考易於仲華文中

史鄭子來朝昭子問少皞氏為各官鄭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左昭十七年時 仲尼年十八 孔子學鼓

琴于師襄子史孔子世家問事不休賈長頭後漢賈逵傳

傳記仲尼之聖訪諸鄭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詢彼

國僑載辨黃熊之崇史通

集靡事不咨揚荊州誄

為善不篤

經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語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

子五穀不熟不如美稗孟子告子

改過

經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係不遠復

無祗悔君子有過則改益无咎者善補過也係改過

好問 為善不篤 改過

不吝書仲虺不貳過語過則勿憚改李而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習亡國之音能保六尺之體乎

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家語

勇於改過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孟子上子路人告

之以有過則喜公孫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文中子

史吳季札如晉將宿於戚孫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

君而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文子琳聞之終身不聽琴

瑟左襄八年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宣二君子能知

其過必有令圖天所贊也左改往反過西漢谷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

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

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過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

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莫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

姓名以事告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東漢王周處少不

修細行州里患之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曰

今時和歲豐何不樂耶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

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乃

入山殺虎沒水殺蛟勵志好學志存義烈克已暮年州府

交辟晉書本傳智者改過而遷善則其德日新通監唐德

陸贄曰臣聞仲贄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

甫歌頌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意較然明

甚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通監唐

集剋已自懲創韓事多改前好顏子不貳過者蓋能止

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言行也並同馮婦好搏虎

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能自克柳文

本朝今當痛自改三疊復三崩山谷

改過

改過不勇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語

有人日攘其鄰之雞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滕文公下

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通監唐太宗紀互見遂非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又不能改是無勇也韓文

遂非 文過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

而不可解見恬終無耻過作非命書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語衛公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長台舍曰欲之

而必為之辭季氏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小人之過也必

文並語

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子而下

醜必托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辭游不論國任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

骨肉相殘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淮南子秦族訓

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左宣十言

足以飾非商史記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汚遂行淫佚知

改過不勇 遂非

其非禮然不得自還吾猶此矣西漢原涉傳互入將說就非竇嬰曰侯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無所恨西漢田蚡傳漢高帝曰吾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通監漢高紀愚者耻過而遂非遂非則其

惡彌積通監唐憲宗紀公孫洪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

者以臣為不忠通監漢武紀梁武帝遭臺城之變歎曰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通監本紀翟莊曰貪餌吞鈎豈我也哉

晉書謝鯤字幼輿挑鄰家女高氏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

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

我嘯歌晉書孫子荆謂王武子曰當枕流漱石武子曰石非

可漱流非可枕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

其齒王隱晉書互李林甫子岫見權勢熏灼曰大人居位

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若欲比若人可得乎時岫見輩重若流涕林甫

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唐書互入恐懼

沈氏五十一

傳記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

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國史纂異互見賈充問

孫皓曰何以剥人面皓曰憎其顏之厚耳語林

本朝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

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

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聞見錄互見為識者所窺

自是

經自用則小書仲虺之誥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詩具曰予

聖時正自獨俾臧自有肺腸詩桑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詩

朝之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融

子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孟宋之愚人得燕石

遂非 自是

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玄服以發寶匱
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
異主人大怒藏之愈固瓚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以盲辨
色以聾辨聲荀脩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無知而云知者
也荀子非十二子

史吳起為人剛勁自喜通監周紀奮其私知而不師古始史頃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傳輦上君子自以為
堯舜之世何敢妄言晉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
矯其非通監上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通監唐高祖紀宗慤為豫
州吳喜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
年將六十為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
之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通監秦紀

護短

經人莫知其子之惡記大學
史人有愛其狗者狗常溺井其鄰人見欲入言之狗常門
而噬之通監周令狐絢執政歲久子瀉頗招權受賄言者
攻其短令狐絢為其子瀉訟冤通監唐宣宗
集相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樞叔夜養生論
本朝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
悟也濂溪通書

怙終

經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易係辭互怙終賊刑書舜晝夜頷頷注肆惡無

自是 護短 怙終

纓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書泰穢德彰聞詞狙于姦宄

唐君驕倨矜誇將由惡終命畢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詩南山

庶曰式臧覆出為惡詩兩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詩板

史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左隱不思諉譏不憚鬼神神怒民

痛無悛於心左昭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左僖

年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魏志

傳蜂蠆不弃毒於人則不靜說苑權謀篇

軍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詞蜂蠆終懷毒杜梟音不悛鷓張益

熾白傳集

不能悔過

史吳季札將宿於戚孫林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焉左衛侯衍復歸于衛大夫逆

于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

之而已左襄二十六年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

臣而共具齊王不孫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

魯弗內遂走莒通周紀項王渡淮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

千人項王曰起兵七十餘載戰所當者破未嘗敗北今卒

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願為決戰斬將搴旗令諸

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史項羽紀

集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韓文

總叙言語

○言行君子之樞機易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易係好言自口美

言自口詩正惟口出好與戎書惟口起羞書君子約

言小人先言記坊言語之美穆穆皇皇記言語宰我子

貢語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詩書執禮皆

雅言也語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語季氏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孟浪之言

斑言不經非言也五言重則有法言輕則招憂揚人有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胎之尸也淮南

不胎其揚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嘖嘖者莫如言言心聲

也揚子問神

○言身之文也左信二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左貌言華也至

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史商誠有味其言也西漢鄭

臣宣叻鈍於辭西漢鮑宣傳

○集言語階亂亦正平賦語到磨圭角元微之

○本朝言不可以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叩之然後鳴鏗錡

鏜鞳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以為妖耶可以

言而不言猶叩之不鳴亦為廢鐘鼓矣任書有意而言意

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東坡

謹言

經山下有雷頤君子以謹言語易擬之而後言解猶胥

頤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書盤謹尔出話詩君子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詩小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詩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詩口費而

煩易出難悔記緇衣注過言一出駟君子約言記坊記君

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記緇衣惡言不出於口記祭君子於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語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詩

黨駟不及舌詩頤謹言其餘則寡悔語非先王之法言不

敢道孝經

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老子言者風波也莊子言有召禍

子楊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

論語百五十四

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諺口可以食不可以

言理谷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辨不若

其叻也楠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故天有卷舌之

星人有緘口之銘子言出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

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反之不得也言者風也無足而

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子

史十語九中不如一默策口無惡言東漢卓平均與

人言若不出口世號躡嚙翁唐書

傳記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說苑言猶射

也括既離絃雖有所悔不可從而退也說苑

集白圭尚可磨斯言為易緇詩出言自口驥駮不追文選

成痾智不能明我口之啓爾心之門無為我兵當為我

謹言

藩以慎為鍵以忍為闔可以多食不可多言 口兵之起其刑握焉劉賓客互入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見魏其黜以可悲李德裕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韓文公言歲互見言不徒發

寡言

經吉人之辭寡易係君子約言記坊記

史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吳主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畏憚如此 徐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

通鑑晉恭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

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晉書

阮千里見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即辟之時謂之三語掾晉書謝安嘗稱羨

王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晉書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琊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晉書

玠傳互見服善及言不徒發

傳記吉人之辭寡若含鋒刃而不敢動也白氏六帖

多言

經躁人之辭多易係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詩小人先言禮記

子多言數窮老禍莫大於多言文中子多言德之賊也文中子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咄咄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也

淮南蝦蟇蛙鼃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人不聽之今鶴經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墨子互見

史子產曰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左昭仲尼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司馬牛多言而躁說多語耗

氣唐書劉伯傳

集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文粹蛙鼃鳴無謂問問祗亂

人韓文

言不徒發

經吊喪弗能膊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

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禮記曲禮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

之飢則食之禮記表夫子特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語憲知者

不失言語憲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語

子蝦蟆蛙鼃日夜之鳴古乾辯然而人不聽之今鶴經時

夜之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墨子互得萬

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淮南子

今言王十四

四

史東方朔曰談何容易西漢晏子曰君子有信其有以知

之矣左昭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

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琊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

輒歎息絕倒晉書本傳互見伏善及寡言

傳謝太傅一生言未嘗誤世說

集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韓文言箴互入謹言

善於言語

經言滿天下無口過釋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易係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板

子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孟贈人以言重於珠玉荀魯哀公

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

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西益宅而史以為

言不徒發 善於言語

不祥子以為如何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

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取西益宅淮南子人間訓互入轉

楚子王請戰晉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為二三

子敬爾君事詰朝相見左傳二左氏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左昭二年晉叔向適鄭鄭黻茂立於

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同趙王新立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后曰復言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見后盛氣而胥之左師曰老臣

賤息舒祺竊愛之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

記百五十四

五

愛少子乎曰甚於婦人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

安君太后曰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為之

計深遠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

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

短也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質於齊史趙世家互

王澄曰胡毋甚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後進領袖也

晉書胡毋樂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晉書

趙王問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

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

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

卿相終已耶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王左

善於言語

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

御而歸通鑑焦和清談下雲通鑑孔公緒清談高論嘔枯

吹生通鑑曹操執陳宮謂宮曰柰卿老母何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

卿妻子何宮曰臣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

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通鑑漢孔融高談清雅盈溢官曹

可玩而誦通鑑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踴出俞文俊上

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入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

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

變為灾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通鑑唐李昭德言於

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

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

子姑立廟者也通鑑唐上謂李泌曰今用卿欲與卿有約

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

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

者率已顯達或零落臣無可報也泌曰李晟馬燧有大功

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

欲其不自疑耳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

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

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

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晟燧皆起泣謝通鑑唐帝苦溽暑

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

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然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乃

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距

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在深宮之中

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讎

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
間節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
帝默然通鑑後唐莊宗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前漢張賈山借秦為
諭名曰至言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狄
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
宗廟三思立朝不附姑后感悟即日迎廬陵王唐書狄
見轉移朱欽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唐書

微言破秋毫時清言如冰玉魏豐而不餘一言約而
不失一辭辨公書吐詞如蘭馥物清談如冰玉逸韻貫
珠璣劉賓清談見滋味清談勝管絃並同公談私詠溢
于入聽馬有言語可委以專對曰樂天

四座掃炎熱唐川集清談消瘴癘同上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五十四



失言

經曰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語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語季氏

子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孟子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

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孟子探取之也淮南子

史墜言於吳西漢鄒陽傳蘇閔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

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

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主商獨曰何因當有

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也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鳳

大漸自恨失言通鑑王渾妻鍾氏嘗與渾共坐子濟趨

庭而至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鍾氏若新婦

得配參軍渾弟生子固不當如此耳晉書列女傳

傳記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世說

失問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用

人有愛表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表而與狐謀其皮欲具

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

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

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表與羊謀羞哉符子

史內史叔興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左傳十

失言 失問

董仲舒曰昔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曰不可歸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前段

集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界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也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襄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况問舉又兩失者楊文

持論

經出言有章詩都人士

史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西漢鮑宣傳為人長美言西漢鮑宣傳馬援善述前事皇子諸王聞者皆屬耳志倦後子真持論

感起昏俗東漢崔寔傳衛玠好言玄理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晉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

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志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唐李德裕謀議援古為質衮衮可喜本傳

集置言成範王碑昭立言必雅序集議論有餘地杜詩持論峯巒
劉賓客

談辯

附 游說

子公孫龍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辯莊子

史有君子甚口左昭二年談辯如濤波班固侯公天下辯士

所居傾國史記項毛遂至楚定從而還平原君歎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百萬之師史記淳于髡多辯數使諸侯未

嘗屈辱史記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天以射

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知者不倍時而奔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出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大亂田單遂屠聊城史記魯仲連傳飾辭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荀悅漢紀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股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楚

王曰善齊王有信士

史記六國傳

六國既定從張儀能明其說復

解散諸侯

史記六國傳

陸賈天下名為有口辯士使南越尉佗

曰越中無足與語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千金稱臣奉

漢約史記本傳

隋何曰陛下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

之功賢於步卒五萬騎五千也史記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

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

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漢王乃封侯公

為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史記

紀言若懸河

通鑑隋場帝

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

鄢郢北伐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

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有功亦誅無功

亦誅

通鑑秦紀

隋何至九江王見之隋何曰漢王使臣敬進

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楚不如漢其勢易見

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托於危亡之楚臣請與大王提劍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通監漢高紀游說辯士蒯徹說信曰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同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曰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漢主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首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之難測也並同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通監漢高紀游說至九江見英布曰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九江王曰奉命

史記卷五十四

楚方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殺楚使西漢本傳飛談卷霧晉書韓伯傳贊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晉書單子春謂管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論難鋒起而輅答對之皆有餘至日暮魏志兩不相下裴頠辭論豐博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晉書本傳裴楷善宣吐左右屬曰聽者忘倦同謝靈運辭義鋒起王惠嘗與之談荀伯子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宋書鄭元璫口伐可汗唐書本傳互入坐以制勝

傳

抵掌而談

戰國

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有雅致張茂先

論史漢靡靡可聽

世說

郭子元言議如懸河寫水注之不竭

世說

裴公之談終日不絕同戰國駟說雲踴人持弄瓦之

辭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

談辭

主君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而相秦魯連

解紛而全趙如幾通史田駢好談論時號曰天口略

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左太冲蜀都賦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同上

剖析毫釐擊肌分理選西賦飛辯騁辭選馬表離堅合異之談

驥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選策辯析天口選辯言

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選行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

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孔文萃薦補勇表高談雄辯驚四筵杜詩談論

淮河奔峭高談滿四座李太白集詞鋒犀利劉賓客談笑多味同上

詞鋒不可摧並同辯如懸河文舉五岳為詞鋒其辯若注

其論若鋒辭源辯博馳騫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並

上談柄發洪鐘溫飛脚一介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

強於百萬之師飛脚論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

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

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韓文

送石洪處士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韓退之作柳宗元

本朝賓主談鋒敵兩都笑談聲發生風雷談辯如雲

玉塵飛高談破巨浪並坡詩

敏於應對

子晉范獻子殺晉大夫欒枝後出遊恐欒枝之子報也行

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欒枝之子乎舟人曰君脩晉之政

事欒枝子其若君何君若出入無度我舟中之人與欒枝

之子無異獻子遂以田萬頃賜舟人以貴其言見尹子

齊伐魯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展喜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左

六年楚伍參曰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談辭 敏於應對

晉軍可得食乎左傳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周王孫滿對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成王定鼎于

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

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左

九口對響應無窮者史張擇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

楚之白珩為寶幾何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依訓辭

左史倚相能道訓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

也何寶之為國梁王謂齊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各十二乘者大王亦有寶乎齊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

者與王異吾有四臣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慙

齊世晏子使楚晏子短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曰齊命使

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其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

固宜使楚耳說苑奉有專對材西漢王翔應聲輒對交詠

鋒出莫能窮者西漢明帝問張重曰何郡小吏荅曰日南

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荅曰臣聞鴈門郡不見累

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

日漢靈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威

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漢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

無諫書通鑑漢上官桀始以才力得幸為未央廄令上嘗體

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

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通鑑

如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

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

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曰非聖者子孫焉

有斯言通監漢和帝紀吳王遣趙咨入謝帝問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通監三國魏文紀鄧文見宗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受兵

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蜀志五見

阮孚謂下壺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

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通監晉成紀

馮延巳嘗戲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

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諛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

齊王遊戲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

耶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通監五代晉高紀上

嘗與杜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曰日磾假生今

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

八元百五十五

七

曰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

承不殞其舊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倉賜隔日磾胡人身

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

能也上嘿然通監宋太祖魏帝甚重齊臣謂群臣曰江南多好

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

易主通監齊太祖梁主下詔將還建康胡僧祐宗慄劉歆諫曰

建業王氣已盡荆州當出天子周弘正王褒曰今百姓未

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

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

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

策通監梁出祖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

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愛公主也通監

唐代唐僖宗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鞞進士舉須

敏於應對

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不免駁放通監唐紀黃卿

太后召徐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

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通監唐口武后李希烈

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對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

諸侯朝天子禮耳通監唐德宗紀命蕭復充山南等道宣慰安撫

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謀於宰相及

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

行使之論奏耶贄奏云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為

隱從一等稍自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

明乃直為悵恨也同上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

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

起未足為勞蜀鍾會造穉康康不為之禮良久會去康曰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八
記百五五

晉書稽康傳時梅鍾雅數說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瀕之

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

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

槌晉書祖納傳互表宏有逸才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連後

宏出為東陽郡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

一扇授之宏輒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晉顧悅之與簡

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

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晉書本傳孫綽作天台賦示范榮期曰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調何承

天除著你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

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宋

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

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誅何偃謂劉瑀曰君馬

敏於應對

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到千

里答曰一感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誅周盤龍為散騎

常侍齊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堯鑿對曰此貂蟬從

堯鑿中生耳齊書後梁蕭巋降周武帝自彈琵琶令巋舞

周武曰梁王乃能為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自彈五絃臣何

敢不同百獸後梁書東魏以揚脣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

深為士琛深自言其名惜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

將謂論難鋒生隨方占對黃傳徐顏師古任隋為尉楊素

見其年弱謂曰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

隋書占對華敏唐書李宇文融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

不能屈唐書許敬宗孫伯彥昂之子也敬宗晚年不復下

筆凡大典冊悉伯彥為之常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晉書

梁父不如昂父新唐書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

記百五十五

九

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使察之坦曰凡居

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蓄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

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坦以為宜故不察黃裳驚視新唐書盧坦傳其後李翱作

裳為河南尹謂坦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使察之

蓋察之也坦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虽歷大

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蓄者必剝下高宗出獵遇雨

因問諫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

不漏矣新唐書陸機詣武子武子前置數斗羊酪拍示陸

曰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專羹但未下鹽豉耳時人

以為名對世說孫綽齋前種一株松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

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

合抱亦何所施世說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

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

敢於樵對

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可測之淵上為甘露所沾下為淵泉所潤當此之時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世熾嘒衛玠見阮瞻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三阮曰苟是天下名望可無言而辟何假於一言衛玠別傳

集應對如轉圓杜詩

本朝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一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獨折之曰君言失矣臯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御晉謝朓知吏部選事有姓譚者乞官朓曰齊桓威譚那得有君對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丁用晦芝田錄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五十六

○言語部之三

強辯



經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語公冶長

子 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 莊子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

非 莊盜 趙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 荀子後

史 辭勝於理終必受屈 通鑑 言足以飾非 史記 反言易辭

而成文章 劉向 杜周為廷尉史客曰君為天下平不循三

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

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西漢 持詭辯

以中人 西漢 趙王 彭祖 孫楚欲隱居謂王濟曰欲枕石漱流誤

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

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晉書 梁蕭琛預御宴醉伏武

帝以棗授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帝曰豈有說耶即荅

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 南史 互入陵苑

傳記 殷浩語孫安國曰卿莫作強口馬 世說

唇吻

經 尚口乃窮也 易 困 截截善論言 書 秦 口費而煩易出難

悔 記 緇衣 口多空言且煩數也

經 搖唇鼓舌 莊子 士憎茲多口 孟子 及心下

史 釋本而事口舌 史 蘇 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

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側目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丞相

王嘉健而蓄縮而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隨弱不任職左

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

事諸曹以下僕漱不足數西漢本傳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前漢張

傳之以舌得官西漢敬傳灌夫罵坐西漢本傳陳湯利口不軌西漢

傳好訾毀西漢志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尔賢尔佞豈不甚

哉通鑑漢成紀王尊也樊伯頗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通鑑

漢桓帝末年甘陵有南北黨人之議中外承風競以臧

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通鑑好議論人長短

妄是非正法東漢馬援傳品覈公卿裁量執政東漢

集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擊肌分理所好生毛羽

所惡成創痍東京一心百舌何紛紜文舌端萬變乘春暉

同利簞迎人看不得劉賓客弄口鳴舌百葉書抄

巧言

經無以利口亂厥官書周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詩巧言如

簧頰之厚矣詩巧言亂德語衛靈公

子惡利口恐其亂信也孟子及心下

變巧言醜詆西漢劉向傳李林甫忌文學士唱以甘言而陰陷

之通怡血唐元宗紀

謗訕

經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論語

史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史記秦始敢為妖言以亂黔首同不

入言而腹非西漢食貨志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前反唇腹誅史

楊震曰損辱清朝塵點日月通鑑東漢

本朝日月遭虧蔽歐公詩

謗毀

流言干國書金叔孫武叔毀仲尼語子張

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其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稱其賢婦翁此聽虛而責譽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劉子互入讒請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蠱毫左

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史難灌夫謂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西漢論議不右方進西漢孔子大

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東漢橫被口語西漢羊枯不附結王衍王戎二人多毀枯時人為

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通樂毅王佐而被謗晉邢邵善屬文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作謝表章有一貴勝初

授官袁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議表命邵作之翻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

記百五十六

後魏先是策賢良李宗閔牛僧孺皇甫湜條對甚直考第其策同居第三權幸惡其詆已而不中策者乃注解其策

同為唱誹唐書

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互見示人以意

玉變為石珠變為礫毀謗使然也論積毀銷骨江文吐堯謗通書皮日休

緘默

子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者子夏之賤儒也荀子非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婦也淮南子說山訓

括囊不言西漢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媵咋舌义手從族乎東漢馬援傳

毀 緘默

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東漢杜密傳上數有官索仍敕諸道勿令

宰相知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通監唐德宗馬胤孫為中

書侍郎時人目為三不開口印門也通監五代高祖窮治

楚王英獄御史寒切曰歸舍口雖不言仰屋竊嘆通監後漢

集 鉗口卷舌江文通書正言不發萬國如封元大諤諤非周舍

容容類胡廣徐陵與楊惜身不言仰屋竊嘆李深之文

滑稽

經 謹浪笑傲詩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詩淇奥

子 艾子見老嫗衣衰哭甚艾子曰嫗夫誰也曰彭祖艾子

曰彭子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然又有壽

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艾子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

多足曰螿蟬也又一物差小曰螿蟬也又有一物其狀亦

記曰五六

類前所見而形劇小曰彭越也艾子曰所謂一螿蟬不如一

螿也同上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楊子

史 談言微中亦可解紛太史公楚優孟嘗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有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西葬之左

右爭之不可孟入殿門仰天大哭曰楚國堂堂以求不得

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曰臣請

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楓豫章為題棖發甲卒為穿墻

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

萬戶之邑中記滑稽秦二世欲漆城優旃秦倡朱儒曰善漆

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二世

笑之同上秦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史東方朔滑

稽之雄西漢朔給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

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

默 滑稽

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西漢東方朔傳

滑稽則東方朔枚臯西漢公孫洪等贊東方朔曰朱儒長三尺餘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西漢本傳初曹操攻屠

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

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

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

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

可并案也東漢孔融傳初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

譏調時綽在前頰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

之颺之糠粃在前晉書互下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

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異稱謝

未答即曰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

記百五十六

五

愧色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云艾艾為是幾艾

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桓南郡與殷荊州作危語

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愷曰井

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

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並同上沈昭略性狂見

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也何

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誄何承天除

著作郎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

呼為妳母誄書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甚大貴

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

也上悅之唐書李濤喜談諧不脩邊幅通鑑周世宗馬道滑

稽多智通鑑周太祖紀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

滑稽

安穩耶林語李白戲杜甫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

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揔為從前作詩苦樂府解題

本朝祖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相曰天甚清明祖

參軍如從屋漏下來續世談詞最詼諧發辨如有神臨郭

祥正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謂坡曰祥正

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祥正驚問之坡曰七分是讀三分

是詩王直方張子野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往見之先

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

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陳正敏撰國子博士郭

忠恕嘗朝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為贖攀龍只是聾雖然

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義荅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亞所親信任蒲將

去亞曰何以見教弼曰郎中才行无玷但調護過差亞笑

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同進士李居

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日皓然一翁今則公然一婆觀

覽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

也東坡集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曰蔡襄

無口便成衰張師正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鵝

字隸示儒性饜每得君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

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

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折屠宗

宗諤名談錄

不輕然諾

經君子与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記子路無宿諾語

史已諾必誠史游俠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史傳

載貫高事已然諾西漢張夫傳師古謂自立然諾西漢張得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前漢季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

負然諾之信通鑑漢光孫策曰太史子義其心秉道義重

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通鑑漢獻彪式與張元

伯為友二人春別京師以暮秋為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

殺雞以待母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也言未卒而至後漢

書互見期約

集共秉延州信無懸仲尼諾選詩互然諾之信重於布衣

選詩 二孟吐然諾五嶽倒為輕文誄

不輕許可

經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

史二荀論人久而益信魏志本傳

本朝狄青討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曰從青之

士能擊賊有功青不敢不為之奏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

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

者其所辟皆青素所与以為可用者人望歸矣南豐用捨

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義易不及於賢人坡文

輕於然諾

子輕諾者必寡信老子

史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弃其前言如食而盡西侯為奴

集抗爽言以矯情班固幽暉賦

記真淵海卷第一百五十六

不輕然諾 不輕許可 輕於然諾

記纂淵海總第一百五十七

政事部之一

摠論政事

子張問從政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語政事冉有季路進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並同上

衆人熙熙如享太生如春登臺老子絕李孟子曰君子

乎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孟子下與物為春

莊子大哀公問政子曰政之急也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

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

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子曰慎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

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子路治浦三年孔子入境三稱

其善曰入其境田疇尽易草萊甚辟溝洫其治此其恭敬

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墻瓦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於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言

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上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天先

秋而後春乎揚子謂之惡政上

史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左宣子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左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

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

鮮矣襄公二晉趙宣子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

浦逃治舊濟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

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左文伯禽受封之魯

三年而報政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史魯子產治鄭民

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

摠論政事

子之才能誰最賢哉索隱曰子產治鄭仁而且明故人不
欺之子賤為政清淨惟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故人不忍
欺之西門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取欺之史記謂舊周公
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魯莫
不引領而觀其政史秦子產相國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
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道不拾遺四
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史魏河南守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史魏趙廣漢為京兆尹召亭長西
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
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
叩頭服實有之其發奸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前漢黃霸為
潁川太守嘗遣廉吏察民事戒吏周密勿泄吏出不敢舍
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後吏還霸見迎勞之曰甚芒食

記百五七

二

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
厘不敢隱前漢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訟田延壽閉
閣思過於訟者親族相責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
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後民莫敢以辭訟自言者
前漢書互見馮野王弟立治行相似吏民歌之曰大馮君
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前漢書互見張敞守京兆尹市偷盜
多敞乃召偷盜酋長數人見之責問因貴其罪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權補吏職
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各飲醉偷長以赭
汙其衣裾赭赤也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
得數百人及行法罰由是市無偷盜前漢書互見黃霸為
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

天下第一補漢吏民稱之不容口西漢善政和氣立致

猶桴鼓之相應也西漢李尋傳薛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西漢

王尊為京兆尹拊循貧弱粗耘豪強西漢龔遂為渤海民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西漢賈琮為交趾刺史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通鑑杜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

天下最通鑑張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

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通鑑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

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

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後賈琮為冀州刺史舊

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其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

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臧過者望風解印綬

四百五十七

三

去後范邵為浚儀令有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

一半令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伏

罪後魏抱鼓不鳴東漢卓茂為密令隣縣及府官以為

不治河南太守為置守令茂治自若數年教化大行路不

拾遺袁宏延篤為京兆尹政用寬仁先是邊鳳為尹亦有

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張趙三王通鑑王衍

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晉書曹攄為臨淄令獄

有死囚歲夕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死新歲人情所重豈

不欲暫見家耶眾囚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

出之吏固爭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

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嘆服晉書夏侯夔為豫州刺史

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南史互見傳琰父僧祐為山陰令有能名琰為武康令並

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傳聖時云諸傳有理縣譜補孔顛為長史性使酒每醉輒弥日不醒然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一月二十九日醒也 傳琰仕齊為山陰令時有二野父羊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南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善政術獄內穉生桃木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代者至有老人泣而前曰老人年九十經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泣涕此劉曠為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因囹圄草生庭可張羅此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拍作錢物詎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詎市馬賊密遣使心腹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

記百九十七

四

問悉獲其黨此宿姦老蠹為斂跡唐書劉崔咸遷陝虢觀察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為神唐書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及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預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唐書柳仲郢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唐書互見崔郾為唐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谷一人及泣鄂州嚴法峻誅不貸同上互子產賢者也為政尚累年而後成唐書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吏白積案數百乃命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予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唐書

揔論政事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
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韓詩外
傳互見
分量黃穆為山陽守有德政弟爽為武陵守貪穢無行諺
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黃襄陽耆
舊傳李果為洛陽令公正吏民
畏之有劉兼者夜宿村邸聞戶外曰古今正人李令見其
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開戶視之無人乃鬼
神也漢武
故事有一人持一疋絹到市賣遇雨而披覆後一人
求庇廕授一人雨霽當別因爭是我嫌太守薛宣呼騎吏
斷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君恩嫌主稱冤不已宣因拷
問後人伏罪風俗通

傳老安少懷途歌里詠隗垂愛景而字人穆薰風而扇物
璐賓仁風飄十地之雄惠露洒二天之溼同剽繁決劇以

紀百五十七

五

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皇甫富庶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
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雄亦
為銛跖亦為廉始絀以善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
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汚茨盡開嚮覆
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緡
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漪漪合蕪
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異聞京師。皇甫混政
化平如水註頃來樹佳政皆已傳眾口 政用踈通合典
則並同賀公溫恭克脩儼實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
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揚葉刀
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
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
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嘯蛾之女

總論政事

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
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携幼尊尊親親千載
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契於此乎李白任城清
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李白集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同
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特吏無並緣以巧法人無怨讟
以苦役文宣風一方覃化一州柳文留書德風流海外和氣
滿人寰文宿蠹藏姦吐露首服文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
脩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韓文老奸
宿賊消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見韓文互威行如秋仁
行如春韓文欽此大惠施于一州同持官將身內外斬斬由
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宿府中不
聞急步疾呼韓文稅節賦詩文櫛垢疔痒民獲蘇醒同方地
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韓文赤車所至如東

九百五十一

六

風變枯劉賓客集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同黠吏斂手齊民揚眉
洞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劉賓客集育物如春化
人如神唐裴度撰歌謠千里春長暖杜牧集剔刮根節銷磨
頑礦日教月化永順雪釋手携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
馬渤海穎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千里封疆一口歌
詠壺漿迎路襁屬攀車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樓
日夜聞印組榮光馬鋒銍看解牛井閭安樂易冠蓋依極
依投政簡稀盈閣功成每運籌並同廓千里之冷氣白樂天序
膏雨吾土襦袴吾人白樂天集廉平清壹之政繼聞于京師
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縣道分行百里春膏雨景
星所至蒙福並同人一知教欣欣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文
提封之內無榛濯繩墨之下無奸傲若非袴襦之惠及
其幼稚雞豚之養及其耆艾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安能化

總論政事

暴矣之俗 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文化行

臨機決滯有如影響李洪文雨田均惠風草馳声李義股

肱還入郡父母更臨州扇逐仁風轉車零隨雨流張說

令所加風清月明孫可惠化境外春元微百城萬井如衆

草之得陽春不知其所以然也劉長賴有政声遠時聞行

路傳王維宿訟不決之務餘地剖分疑獄自認之狂容光

立照同都緣民訟少長竟吏徒閑鮑韜唯憑野老口不立

政声碑同務實績最天下饒贛邑長不聞夜犬之吠羅君

長一城亦尽刊刻之美同惠露沾吳仁風扇越安陸碑威

令首途仁風載路 詠德之声盈耳同

富弼移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三州豐

稔者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

私廬舍十餘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

《紀百五七

七

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而病瘠者廩之山林

河泊之利有可取之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

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五日

遣人以酒肉與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尽力流民死

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

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

餘人富公神趙清獻為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

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

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東坡吳越大

饑趙清獻公知越州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

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

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同為政曾幾何清風

自無限亦誰與長官歌美政風搖松竹是歡声同

據論政事

循良

經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記仲尼燕居

子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淮南子

史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史記

序鄭桓公交封于鄭百姓皆便愛之史記鄭世家王成黃霸朱邑

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

奉祀廩廩庶幾德遜君子之遺風矣西漢循吏傳安靜之吏

惘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後漢章帝紀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後漢杜詩傳一夫得情十室鳴絃東漢循吏傳互劉寬仁恕

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東漢循吏傳韓韶與同郡荀

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

四長通鑑漢貞紀鄧攸有惠政罷郡日人入水攀其船不忍

記百五十七

別書晉書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

耻而已本傳陽城左迁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署其考

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

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

某奉命來問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

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

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通鑑唐德宗

集始公之歷二千石也敦肅風教勞來孤惇決其蘊積洒

其煩苛祥風甘雨家濡戶洽李吉甫杜佑

本朝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陳後山看君擁黃紬高卧放

早衙坡詩注云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置

勢出頭來披詩注云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置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五十七

